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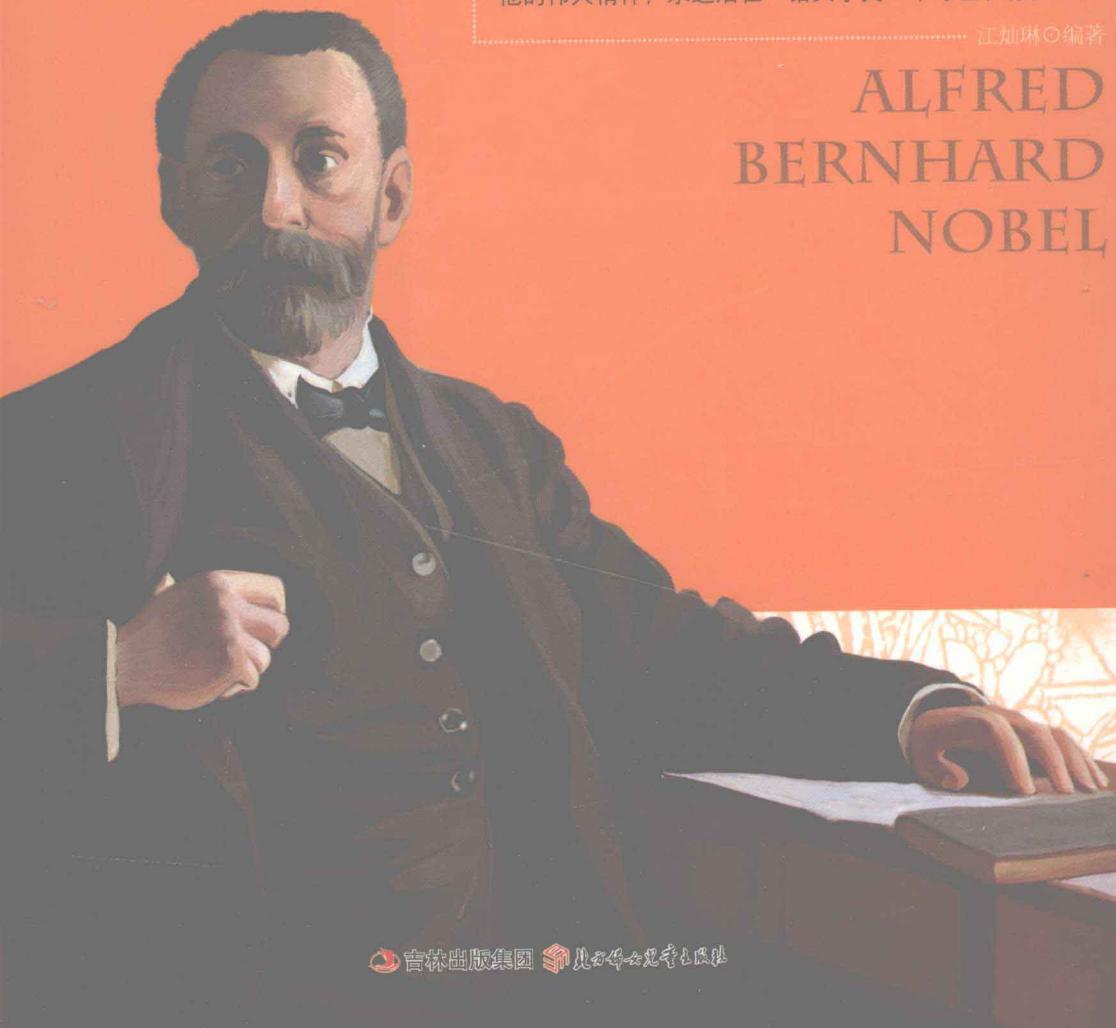
文化恩人 诺贝尔

SHIJIE MINGREN ZHUANJI CONGSHU

他是优秀的发明家，罕见的大企业家，
更是“为人类谋求和平、幸福”的大慈善家。
他的伟大精神，永远活在“诺贝尔奖”中与世长存。

江灿琳◎编著

ALFRED
BERNHARD
NOBEL



诺贝尔

SHIJIE
MINGREN
ZHUANJI
CONGSHU

江灿琳◎编著



少年
励志版
SHAO NIAN
LIZHIBAN

世 界 名 人 传 记 丛 书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诺贝尔 / 江灿琳编著. —长春 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0.5
(世界名人传记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385 - 4616 - 3

I . ①诺… II . ①文… III . ①诺贝尔, A. B. (1833 ~ 1896) - 传记 - 青少年读物
IV . ①K835. 326. 13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2196 号



世界名人传记丛书
shi jie ming ren zhuan ji cong shu

总策划 李文学 刘刚

编著 江灿琳

责任编辑 李少伟

插图 戴华

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电话:0431 - 85640624)

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 10

字数 118 千字

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 - 7 - 5385 - 4616 - 3

定价 18.00 元

质量服务承诺 / 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向印刷厂更换。

序言

诺贝尔为促进人类的和平与文化，贡献了他的一生。

人们说，因为他发明炸药，使世界的产业，一跃而进步了一个世纪。然而，他的火药，一旦用于战争，不但不能促进文明，反而破坏了文明。

“这样还了得，无论如何，非建立起文化与和平的牢固基础不可。”

基于此，诺贝尔就在他的遗书中，把他所有的财产捐献出来。人们根据他的遗书，设置了“诺贝尔奖”。

诺贝尔与被称为发明狂的父亲及兄弟同心协力，致力于发明工作，遇到任何灾难，都不屈不挠，终于贯彻了初衷，完成了火药的发明。相信他的故事，必能强烈地打动读者们的心弦。

向来被认为科学落后的中国，已有多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了。希望今后还能够再出现第二个、第三个以及更多的杨振宁、李政道、李远哲，为国争光。



编者识

→ 幼芽

- 发明狂 / 1
- 孱弱的少年 / 6
- 在异乡的父亲 / 12
- 切望的音信 / 15
- 圣彼得堡的生活 / 20
- 三年后 / 23

→ 多愁的青年

- 搭载哀愁 / 27
- 邂逅佳人 / 29
- 闪闪星辰 / 33
- 克里米亚战争 / 37
- 陷落深渊 / 42
- 兄弟情深 / 48
- 文学热 / 50
- 硝化甘油 / 54

→ 新炸药的出现

- 轰然一声 / 58
- 父亲的来信 / 62
- 父子之间 / 65
- 拿破仑三世的鼓励 / 69
- 意外的惨剧 / 72
- 警方的调查 / 77

目
录

- 
- 湖上工厂 / 80
 - 病榻上的父亲 / 83

→ 挫折与再起

- 可怕的旅行 / 87
- 灾祸频仍 / 91
- 危险人物 / 93
- 固体炸药“代那迈特” / 97
- 渡过海洋 / 100
- 挚友巴布 / 103
- 可怜的父亲 / 106

→ 伟大的人类爱

- 失眠 / 109
- 石油市镇 / 114
- 年轻的老人 / 117
- 起死回生 / 122
- 慈善家 / 124
- 慈母之死 / 128

→ 圣雷摩的落日

- 新火药的发明 / 131
- 被逐出巴黎 / 133
- 密奥·尼特别墅 / 138
- 致力于世界和平 / 142
- 最后的光辉 / 145
- 隽永的遗书 / 147



发 狂

河 边的芦叶，飒飒地响着，也许又要起风了！

蕞得尔河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市郊，诺兰斯卡旦的陋巷。地点虽属偏僻，但毕竟是一条水量丰富、清澈可爱的河流。

“这个孩子，究竟能不能活下去呀……”

母亲安略达凝视着裹着毛毯，在摇篮中熟睡的婴儿。亚尔弗烈一生下来，身体就很虚弱，以后，又闹了几次大病，父母对他真是忧心焦虑。此刻，他的脸色蜡白，毫无生气。

“我只有尽我所能但你们对他非特别照顾不可。”医师竟说出这样没有自信的话。

北欧的冬天，太阳落下去得早。刚到下午四点，暮色就已经很浓了。

打开窗户一看，河岸上树叶落尽的三棵白杨，如扫帚一般，耸立于灰色的天空。再望过去，便是荒凉的一片庄稼地。

“啊，天黑了。”

母亲安略达喃喃地说，关上窗户，擦了根火柴，点起了放置在枕头边的蜡烛。

朦胧的烛光照着婴儿，婴儿仍在不停地喘

幼 芽

资，诺贝尔走上发明的路。

融合科学家和艺术家两种天





息着。

在大雪纷飞的严冬着了凉，后来竟转为支气管炎，虽然春天快到了，但他的身体却一天比一天衰弱。

“一样的父母所生，可是，大的两个孩子是那样地活泼，这个孩子却这样……”

母亲的脸色黯然起来。

外面忽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推门进来的是罗伯特和鲁德威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妈，我，我们……”

他们吁吁地喘着气。罗伯特迫不及待地想说什么——大概是在外面又闹事了。

“嘘！”

母亲指着在睡觉的婴儿，阻止他们的叫嚷，两个孩子就放低了声音，开始报告他们所谓的重大事件：

“妈，我们到河边去，有一只大猫……”

“大哥，那只猫一定是只猫妖，是刚被淹死的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猫？……不要虐待猫，它会抓破你的皮。”

“不，妈，那只猫是死的……在河里一浮一沉。”弟弟鲁德威说道。

“你们把那只猫怎么样了？”

“用棍子把它挑上岸来了。”

“噢！你们怎么可以拿死猫玩？”

“可是，它很大呀……妈，那只猫有这么大哩！”

这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战利品，结果还受到这样的恶评，鲁德威似乎有点不服气。

“这样说来，你们已经把那只猫带回来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嗯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在那儿。”





罗伯特指了指门外。他虽是年幼无知，究竟还不敢堂皇地把死猫带进家里来。

“真胡闹！”

母亲嘴里唠叨着，打开门走出一看，果然，有一只大黑猫——大概是用绳子拖回来的，脖子上还缠着一条绳子——躺在门外。

“唉，真可怜！”

母亲从工具房里拿出铁锹，在院子一角，挖开那冰冻的硬土，把那只黑猫埋了起来。死猫冰冷的感觉使人毛骨悚然。

天早就黑了，北国的星星在天空中闪闪地放出寒光。安略达仰观天上星星的时候，忽然觉得背脊上有一股冰冷的感觉，那是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正在亚尔弗烈的病况不好的时候，孩子们竟带着死猫回来……

那天晚上，母亲整夜未能合眼。

更深夜静时，也许又刮起风来，窗外一个劲儿噔喀噔喀地作响。

丈夫大概还没有睡觉，还在设计图样吧？从工作房的门缝儿，泄露出昏黄的烛光。

孩子们也许在白天玩累了，吃晚饭的时候，就一个劲儿地喊累。他们早就上床睡了。

“哥哥们精力那样充沛，只有这个孩子这么虚弱，大概是因为贫穷，以致营养不足……再说，我的奶水也不够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母亲俯视呼吸困难、喘息不停的婴儿，觉得他更加可怜。

吱、吱、吱……蜡烛不断地发出声音，火焰摇晃不停。

母亲剪了剪烛芯，又开始打毛线。这是给幼子编的红毛线裤，已完成了一半。

房子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动静，只有不时刮来的风摇撼着窗户的声音。

经过了几个钟头，母亲突然吃了一惊似地停下了手。





“哎呀！”安略达惊叫了一声，随即把婴儿抱起来。

突然的激烈痉挛，令亚尔弗烈口吐白沫，目瞪口呆，四肢挺直了。

“巴涅！巴涅！”

脸色苍白的母亲，以颤抖的双手，抱着这瘦弱已极的婴儿，亚尔弗烈就那么动也不动。

“呀！”

父亲伊玛纽尔听到安略达的叫喊声，立刻推倒了椅子，手拿着三角板，从工作房里跑来。

“怎么啦？安略达！”

“巴……巴涅……巴涅……”这时，母亲已经手忙脚乱了。

父亲从她的表情，已察知了一切，默默地把亚尔弗烈接过来。这孩子的身体已经软绵绵的，连知觉和呼吸也好像都没有了。再用手指放在他的脉门一把，脉搏也不跳了。

“唉，还是没办法救了……”

父亲到底是个男子，并没有放声大哭，可是，眼泪却一滴一滴地掉下来，滴在婴儿的脸上。

映现在眼前的，便是这个婴儿自出生到现在家里困苦的情况。

——唉！为什么不能活到我的发明成功时，使我能够做一个像样的父亲，好好地养育你！

可是，若是你的命运注定这样，我也就无话可说了。

“安略达，想开点吧……如果这是神的意旨，那么，我们只有接受。”

父亲叹了一口气，突然，他脸色又变了。说也奇怪，婴儿的脉搏，又开始微微地跳动起来了。

“呀，还在跳呢！”

“什么？脉搏还……”

母亲高兴地把满是泪水的脸，贴在幼儿的脸上，两手紧紧抱住他。继而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仍以毯子包好他，轻轻地放在摇篮里，好



让他安睡。就这样，他的脉搏停了又动，动了又停。随其一停一动，在摇篮旁看护着的父母，也就一忧一喜。

朦胧的烛光，照在被雨水淋污的壁上，映出一个大影子。安略达无法再忍耐了，她不知不觉地跪下来祈祷，说：

“神呀，请您救救巴涅的小生命吧！”

此时，钟表上的针慢慢地移动着。北国冬季的长夜，渐渐地过去了。

这样衰弱的亚尔弗烈，终于在父母的小心呵护下，存活了下来。

孱弱的少年

“喂，巴涅，来，咱们到外婆家去！”

母亲推出婴儿车来。乳名叫做巴涅的亚尔弗烈，曾生了几次大病，父母好不容易才把他养育起来，现在已经三岁了，两只脚还不大强健。但他却不愿意坐婴儿车，他一看母亲推出婴儿车，就说道：

“妈妈，我自己走路！”

“哈哈，可是，走到半路，你要我抱怎么办？外婆家不近啊。”

“嗯，可是……”

“那么，这样吧。能走尽量走，累了就坐车，好不好？”

“嗯”

亚尔弗烈点了点头答应了。安略达通常是先把自己的希望说出来，让儿子了解，他就不会再闹了，这是亚尔弗烈向来的脾气。

安略达的娘家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片丘地上，虽不是大宅第，却有很像样的大门。大门的柱子上，爬满了长青藤，很是幽雅。

婴儿车轱辘轱辘地一上坡，外婆就出来迎接了：



“哦，安略达！小宝宝也一起……”

外婆伸着双手，从婴儿车里抱起亚尔弗烈。外婆对这个最小的外孙疼爱极了，这辆婴儿车也是外婆买给他的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“哥哥，午安。”安略达的哥哥也在家。

“哦，你来了。”哥哥满脸笑容地打着招呼。

“我又来麻烦你了。”

“这个月的钱不够开支吗？好的，我做得到的，一定帮忙。”

哥哥向来是个热心肠的人。

“时常麻烦你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哪里，没什么——安略达，遇事不要太过虑，要注意健康，弄坏了身体可就糟了。伊玛纽尔他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，你要相信他、帮助他。”

这样说着，哥哥站起身来打开窗户。窗户一开，就可看见在远处的海，以及港都的风景。

这时，安略达的眼泪滚滚地流下来了。她想，无论什么时候来求助，哥哥不但没有厌烦的意思，反而加以安慰，他的慈爱温情，真使她感激涕零。

母亲给女儿倒了杯红茶。一到这里，就不肯离开外祖母的亚尔弗烈，手里还抓着一把饼干呢。

“巴涅！”

“嗯。”

亚尔弗烈在外祖母的怀里嘻嘻地笑了。外祖母说：

“大家都好吗？”

“都好，两个大孩子太淘气，一刻都不能安静。”

“伊玛纽尔怎么样？”

“和过去一样，脑袋里仍充满着发明的念头。”

“是吗？如果不是发明癖太深，他的建筑技术是没有人能比得





上的。”

她母亲好像忧虑这一点。

安略达以反驳似的口气说：

“可是，妈，你要知道，唯有发明才是他的生命。如果停止了他的发明，伊玛纽尔便有行尸走肉的感觉，所以，我怎样吃苦都不要紧，我一定要协助他完成大志。”

哥哥接着也鼓励安略达说：

“安略达说得很对。安略达，你要坚持到底。伊玛纽尔的发明，会不会完成，那全要看你的意志坚不坚强了。也许要多吃一点苦，可是，这也是为了完成宝贵的发明。我也会帮你的忙……等到渡过这个难关以后，自然就有好日子过了。”

安略达眼中的泪水，不禁又夺眶而出。

“哥哥，谢谢你。只有你一直鼓励我们、支持我们。可是，不管人家怎样说，我要继续奋斗，直到他发明成功。”

亚尔弗烈虽然听不懂大人的话，却感到房子里的气氛很严肃，有一股令人窒息的压力，于是，他便默默地坐在一旁。

不知不觉，房子里已暗了起来。安略达偶然抬起头来往外面看了看，然后喃喃地说：

“咦，是不是下雪了？”

窗外，灰色的天空中，纷纷降下了银白色的雪花。

安略达转头对巴涅说：

“是雪，巴涅，咱们赶快回家吧。”

安略达把哥哥交给她的钱收进衣袋里，就匆匆忙忙地站起身来，说：

“哥哥，谢谢你。妈妈，再见！”

安略达急忙推着婴儿车回家。雪越下越大了。

到了家，她把身上的雪掸掉，推开房门一看，里面是一片漆黑。

“咦，怎么了！……罗伯特、鲁德威哪儿去了？”安略达焦急地





大喊。

“妈妈，我们在这里。”从黑暗里冒出很大的声音来。

安略达慌忙地擦着火柴，点上蜡烛，房子里顿时亮了起来。

可怜，这两兄弟好像小狗一般，蹲在床边。

“让你们久等了，晚饭一会儿就好……”

母亲说着，悄悄地推开了工作室的房门。

虽说是工作室，但不过仅有一个房间，伊玛纽尔用木板将房间的一角隔开，在东侧开了一个小窗户而已。污点斑斑的壁上，乱七八糟地贴满了莫名其妙的设计图；地板上，放着各种各样的工具以及模型等，散乱得简直没有立足之地。

面向小窗的桌子上，点着一枝蜡烛，伊玛纽尔正抱着头沉思呢。

“亲爱的！”

安略达轻轻地喊了他一声，可是他并没有回答。热衷发明的他，连妻子回来都不知道。

安略达叹了一口气，把门关好，就到厨房拿了两片涂有果酱的面包来，分给罗伯特和鲁德威每人一片。

“饿了吧？先吃这个。晚饭等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兄弟俩像小狗一般，一口接一口吃起面包来。亚尔弗烈并不吵着要吃，也许是刚才在外婆家，吃了很多好东西的缘故。

没多久，一股豆香味从厨房吹来。孩子们都恢复原先的活泼，嘻嘻哈哈地开始玩耍。吃饭的时间到了，他们依然保持着向来的习惯，在桌面上铺着白布，中央的烛台点上蜡烛。当安略达刚摆好碟碗的时候，出人意外地，工作室的门开了，伊玛纽尔走了出来。

“喔，开饭了吗？”

他微笑着坐在桌边，跟大家一块儿吃饭，这种机会真难得，平常只要他把精神贯注在发明上，就忘记了一切。等到孩子们都睡了，他才没精打采地走出来。

“噢，爸爸也来了。”







罗伯特和鲁德威，赶紧分别坐在爸爸座位的两侧。幼小的亚尔弗烈仍然依偎在妈妈身旁。

伊玛纽尔问道：“安略达，今天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哦，出门时不是告诉你，带着亚尔弗烈到外婆家去了吗？”

“噢！你这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他们大家都好吗？”

“大家都好！你太热衷于发明，大家都担心你的健康呢。”

“不要紧，没什么，已经快完成了。只要这个发明完成了，就可以让你们过好日子……到底发明什么，你们猜得着吗？”

“知道了，是个倒了又倒，始终都倒不尽的宝壶。”罗伯特抢着回答。

“不，不对，是把它抛上天空，就会在云间飞行的一块桌布。”

鲁德威不认输地喊道。

“哈，哈，哈……那是天方夜谭的故事呀！爸爸所设计的，是用布做的船。”

“用布？布做的船马上会沉下去的。”

“设法使它不沉，这才是发明呀！爸爸所设计的，是很方便的袋子，看上去像是普通的麻袋，可是，在士兵行军时，可当作背囊；露营时，可当枕头；浮在水面时，可当船用。”

“咦，真的吗？”

“嗯，真的。只要完成了，咱们就可以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。”

“能早日完成就好了，我要坐那只船。”孩子们嘟囔了起来。

仿佛一道明亮的光，照亮了诺贝尔的心坎里。